

牧野流星

梁羽生著

(七)

1950



香港圖書書店出版



梁羽生

牧野流星



七

著 者：梁 羽 生

出 版：偉 青 書 店

總代理：天地圖書有限公司

香港灣仔莊士敦道30號地庫

電話：5-283671 5-283605

COSMOS BOOKS LTD.,

30, Johnston Road,

Basement, Wanchai, Hong Kong.

印 刷：嶺南印刷公司

香港西環第二街129號

(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)

目

次

(第十三集)

第四十九回

劍氣縱橫驚四座
妖氛猖獗駭群豪

三

第五十回

堪嘆同門施毒計
竟求大盜搶新娘

三三

第五十一回

揭發奸謀呈密信
原來毒婦害親夫

六三

第五十二回

一簣難將餘骨補
半途空托寸心盟

九三



孟華像師父教徒弟一樣，嘆道：「蠢材，蠢材，你們是怎樣學的？看清楚了：這一招應該怎樣使用！」

801 514 / 39

第四十九回： 劍氣縱橫驚四座 妖氛猖獗駭羣豪

當下洞真子正式宣佈洞玄子被害一事與丹丘生無關，但恨着便即說道：「丹丘生，你的這項罪名是取消了，但其他罪名，你要是不分辯的話，我就要當作你認罪了。我再問你一遍，你有沒有分辯？」丹丘生道：「我早已說過，除非先師復生，我不會對任何人分辯！」

洞真子道：「好，我已經按照武林所定的『清理門戶』規矩，問過丹丘生三遍，他自己沒有分辯。如今我再問一問，還有沒有人要替丹丘生辯護？」

他剛問到第二遍，只聽得有個人朗聲說道：「有！」這個人不問可知，自是孟華了。

孟華脫下人皮面具，在全場注視之下，越眾而出，飛身上台。

孟華這一突然出現，洞真洞冥二人當真是如見鬼魅，登時嚇得呆了！他們做夢也想不到，被關在地牢裏中了酥骨散之毒的孟華居然會逃出生天！

金逐流則是喜出望外，說道：「華兒，我只道你是爲了什麼緣故誤事了呢，原來你

已經來了！」

聽金逐流這話，似乎早已知道他要來的。孟華不覺怔了一怔，隨即省悟：「是了，他已經見到了少林寺那兩位高僧，自然知道我是從天山回來的了。」

他本來要把金碧漪被那妖婦所擒之事告訴金逐流的，但當務之急，是先要替他師父分辯，只好把這件事情押後再說。心裏想道：「反正那妖婦是要把漪妹當作人質，決計不敢害她。待會兒我再告訴金伯伯也不嫌遲。」

洞真洞冥驚魂未定，不約而同都是手按劍柄，失聲叫道：「你，你——你來做什麼？」衆人不覺都是大爲奇怪，爲什麼崆峒派的掌門，對一個份屬自己徒孫一輩的後生小子竟會如此駭怕。

孟華向洞真子施了一禮，說道：「昨晚多謝掌門厚待，請恕我今朝不請自來。我是來替我師父辯護的！」

雖然話中有刺，但畢竟還沒說出他昨晚被囚之事，洞真子鬆了口氣說道：「十八年前，你還是個剛剛會說話的嬰孩吧？你能知道什麼，要替你師父辯護？」

金逐流忍不住插口問道：「孟華，你不是剛從天山回來的嗎？是不是天山派的唐掌門有什麼話要你替他說的？」

洞真子只道金逐流已知孟華是天山派代表一事，連忙說道：「不錯，孟華他自稱是唐掌門的代表，但我還不敢相信。」他是準備孟華說出被囚之事，他可藉此辯解。

金逐流道：「我知道這孩子是決計不會說謊的。而且還有一事可資佐證，最近我會見過天山派少掌門唐嘉源，據他說貴掌門曾托他帶件物事回去給他父親，有這事麼？」金逐流用的是「物事」一辭，洞真子暗自想道：「聽他口氣，他大概還沒有看過我寫給唐經天的那封書信。」要知洞真子寫那封信的目的，正是因他恐防金逐流要出頭「祖護」丹丘生，故「想說服唐經天來給他「主持公道」的。要是這封信給金逐流見到，他自是更難爲情了。」

這件事他當然不能否認，只好說了一個「有」字。

金逐流繼續說道：「據唐嘉源說，他因爲有別的事情，不能回轉天山。你托他的那件物事他已經轉托孟華帶去了。」

孟華說道：「唐掌門正是因爲看過了掌門太師叔給他的那份東西，是以要弟子替他効勞，認我天山派的記名弟子，代表他來參加此會。」

洞真子道：「好，那你是要爲天山派的掌門代言，還是你自己要爲業師辯護？」孟華說道：「唐掌門要我替他說的話，昨晚我都已經說給你聽了。你不願接受他的勸告，

我也無謂多說一遍了。如今我要替我的師父辯護！」

洞真子滿面通紅，說道：「唐掌門此舉頗出武林情理之外，所以昨晚我不大敢相信你的話。不過，你現在既然不是以天山派的代表的身份說話，我只能把你當作本門叛徒的弟子了。」言外之意，先把孟華師徒劃在一邊，弟子替師父「辯護」自是難免偏私，而也就不值得怎樣重視了。

金逐流淡淡說道：「我看不必管他是用什麼身份說話，只須問他說的是真是假？」

洞冥子冷冷說道：「師兄剛才說得好，十八年前，他還是個嬰孩呢，他能知道什麼？所謂『辯護』，恐怕還是胡謔而已！」說話的口氣簡直是在埋怨師兄不該浪費時間來聽孟華「胡謔」，同時心裏打定主意，不管孟華說些什麼，他都抵賴。

孟華冷笑道：「我還沒有說，你怎麼知道我是胡謔？」回過頭來，向着洞真子緩緩說道：「不錯，十八年前的事情，弟子並不知道。但三年之前，而且是弟子親手所做的事情，我是不會不知道的！」洞真子已經辯到幾分，但却不能不明知故問，說道：「你不是要替師父辯護嗎，怎的又扯到了自己所做的事情了？你做了什麼事情？」

孟華眉毛一揚，指着洞冥子緩緩說道：「他說曾經被我師父所傷，據此指責我的師父以下犯上，其實這是假的。我的師父根本就沒有和他動過手，真正傷了他的人是

我！」

此言一出，洞冥子的面色不禁一陣青一陣紅，恨不得腳底下有個地洞鑽了進去。同時所有在場的人，不論是賓客或是崆峒派的弟子，也都無不愕然動容，大爲驚詫。要知洞冥子是崆峒派的第一劍術高手，武林各派，無人不知，而孟華不過是一個看來未到二十歲的少年他能夠傷得了洞冥子？這話誰人敢予置信？

但看到了洞冥子這副尷尬的神色之後，許多抱着懷疑態度的人却是不由得對洞冥子的信心動搖了。

洞冥子有意丟他師弟的面，說道：「洞冥師弟他這話是真的嗎？」洞冥子訥訥說道：「這個、這個……」不知要怎樣說下去才好了。

孟華得理不饒人，冷笑一聲，繼續說道：「掌門太師叔要是不相信的話，我可以馬上和他當衆比劍，讓大家看個清楚！」

洞冥子本來打算孟華說些什麼，他都抵賴的，但這件事情，他却是無法抵賴。此時形勢，他一抵賴，就非得和孟華比劍不可。一比之下，真假立辨。他怎敢輕試？

這霎那間，他轉了好幾次念頭，一忽兒想孟華中了辛七娘酥骨散之毒，雖然逃了出來，功力最少也要打個折扣吧？但又怕自己估計不對，孟華既敢向他挑戰，料想是有必

勝把握，他在三年前已經不是孟華對手，縱使孟華功力打了折扣，他却還是沒有把握取勝的。

在患得患失的心情之下，洞冥子不敢承認，也不敢不承認，只好橫生枝節，裝作惱怒的神氣說道：「當真是荒謬絕倫，我豈能與一個徒孫輩份的晚輩比劍！」說話之時，向心腹弟子大石道人打了一個眼色。

大石道人對師父的心意揣摩得最爲透徹，自是懂得師父這個眼色的意思。想道：「師父要我去試試這小子是否當真恢復了本領，嗯，我勝了固然可以大大露面，甚至可以成爲下一任掌門的繼承人，但若輸了，豈非弄巧反拙？」他是曾經吃過孟華大虧的，想到孟華的厲害，還是不寒而慄。

正在他患得患失，躊躇莫決之際，洞冥子的另一個徒弟跳出來了。

跳出來的是洞冥子的二徒弟大松道人。孟華的厲害，大石道人知道，他可還未曾知道。一見孟華如此年輕，心裏想道：「一個乳臭未乾的小子，本領再好，料想也好不到那裏去。」他一向忌師兄得寵，於是便即跳出來爭功。

「有事弟子服其勞，咱們怎能眼看這小子如此猖狂，胡說八道，侮辱師父？大師兄，你不管，我可要管了！」

大石道人豈能當衆丟這面子，意圖微幸的念頭不覺又冒起來，暗自想道：「辛七娘是天下第一使毒高手，這小子縱然解了酥骨散之毒，料想亦已大傷元氣，我何必太過怕他？」

「師弟，你誤會了。」大石道人說道：「我並非不管此事，但你要知道，這小子的輩份比咱們也還低了一輩呢。師父當然不屑和他動手，我也要考慮考慮，值不值得和他動手？」雖然前天晚上，他才吃過孟華的虧，但此事同門並不知道。他是準備孟華倘若說了出來，他就抵賴的。

金逐流情知道兩人齊上，也不是孟華對手，於是擺出主持公道的武林前輩身份，說道：「按說長輩和晚輩交手，是有倚大欺小之嫌。不過孟華既說他曾劍傷洞冥道兄，此事料想許多人都不能相信，那麼由洞冥道兄的徒弟試試他的本領，也不失爲一個辨別真假的辦法。據我所知，孟華不只一個師父，丹丘生如今也還未曾重列貴派門牆，所以嚴格說來，孟華也還未算是貴派弟子，他和這兩位道兄動手，不能說是犯了武林規矩。」

金逐流這麼一說，大石道人更是不能不硬着頭皮上去了。「好小子，師父不屑教訓你，讓我來教訓你吧！」

大松道人怕失了「立功」機會，爭着說道：「師兄，還是讓我來教訓吧！」

孟華哈哈一笑，說道：「你們要怎樣教訓我？」

大松道人說道：「你若贏不了我手中的這把劍，就可以證明你剛才說的全是胡言！那時你應該受何懲處，自有在場的武林前輩定奪。」他是真的不相信孟華曾經打敗過他的師父的。

孟華哈哈笑道：「很好，我正要領教你們的連環奪命劍法，你們可以不必爭了！」大石道人哼了一聲，意似不屑，心中可是暗暗歡喜，說道：「好，這小子既然要見識咱們的連環奪命劍法，就讓他知道厲害吧！」刷的一聲，和大松道人同時拔出劍來。賓客中有人咕噥道：「自稱長輩教訓小輩，還要兩個來打一個。這樣的長輩，也未免太不害臊了！」這人是個莽夫，雖然自言自語，聲音却是甚為響亮。

大石大松尷尬之極，解釋不好，不解釋也不好。不料孟華却先說話，代替他們解釋。

孟華說道：「這位前輩有所不知，崆峒派的連環奪命劍法變化極為繁複，功夫還未學得到家的弟子，是很難一個人施展的。必須兩人配合，彼此替同伴彌補破綻，方能發揮這套劍法的威力。他們的師父是勉強可以一個人施展這套劍法的，但也還使得不好。

師父尚且如此，何況弟子，他們當然是兩個人齊上了。」

崆峒派自從創派以來，只有三個人能夠施展這套劍法，一個是創立這套劍法的祖師，一個是前兩任掌門、丹丘生的師父洞妙真人，還有一個就是洞冥子是崆峒派當今第一劍術高手，有人甚至說他的這套劍法使得比前輩祖師還要好的。這些故事，崆峒派長幼弟子無人不不知，如今孟華竟敢批評洞冥子這套劍法使得不好，衆人無不驚愕。

洞冥子的確是曾用這套劍法敗在孟華手下，他不敢做聲，只好作出一副不屑分辯的神氣。大松道人是絕對不相信師父曾經敗給孟華的，同時爲了要挽回自己的顏面，於是大怒說道：「好小子，胡說八道，你贏得我們，再誇嘴也還不遲。哼，哼，你說我們功夫學不到家，難道你一個人可以施展這套劍法嗎？」

孟華笑道：「馬馬虎虎，使得好是談不上的，不過比你們的師父略好一些而已。」

大松道人一抖長劍，冷冷說道：「好，那你就使出來吧別要光說不使！」

孟華說道：「我是讓你們先出招呀，只要你們一出招，就可以知道我是否光會說了。」

一般規矩，長輩和小輩動手，當然是長輩讓小輩先出招的，如今孟華反其道而行之，大松道人忍不住說道：「你也忒狂妄了，還要讓我們先出招？」

孟華笑道：「你們的師父都不是我的對手，我怎能佔你們的便宜？」

大松道人怒氣上衝，喝道：「好，那你快亮劍吧！」

孟華冷笑道：「對付你們兩個膿包，何須用劍？不用劍我也可以施展這套劍法的，你們盡管來吧！」

大石道人暗暗歡喜，心裏想道：「這小子如此狂妄自大，我們倒是有可勝之機了。不信我們的兩把長劍打不過他的一雙肉掌！」原來他們師兄弟平日雖然懷有心病，但這套連環奪命的劍法上，却是配合得最好的一對。

「好，你這小子既然自己找死，我就成全你吧！」脾氣暴躁的大松道人早已不能忍耐，一聲大喝，長劍一抖，便向孟華刺將過去。師兄弟心意相通，配合得果然十分合拍，大松道人刷的一劍刺向孟華右脅下的「瘰癧穴」，大石道人的劍尖也同時刺到了孟華左脅下的「瘰癧穴」。招數又狠又快，在場的劍術名家無不暗暗吃驚！「螳螂派的連環奪命劍法果然是名不虛傳！」

在這電光石火之時，說也奇怪，只見孟華背負雙手，身形只是一飄一閃，就在劍光交叉穿插的縫隙之中穿過去了。

孟華嘆道：「蠶材，蠶材，你們是怎樣學的？一套上乘劍法叫你們糟塌了。出手既

不夠快，配合的時間又拿捏得不準！看清楚了，這一招應該怎樣使用！」

說話當中，孟華手捏劍決，以指代劍，條地出招。快得難以形容，連在場的劍術名家，十九都還未曾看得清楚，只見大石大松二人已是忙不迭的後退。

原來就在這瞬息之間，大石大松二人都是同時感到孟華的指尖戳着了他們脅下的「癰氣穴」。好在只是微感痠麻，迅即便過。

大石道人徵幸之心不覺又是油然而生，「這小子的劍術雖然確是精妙，但點着我的穴道，也沒覺得怎樣。想必是他中的酥骨散毒，尚未全解，功力已經大減！」

「好小子，先別誇嘴，我看你還能抵擋幾招？」當下與師弟交換了一個眼色，立即快劍狂攻。

孟華笑道：「這一招你們又使得不對了，連環奪命劍法講究的是前後着之間的變化，必須如藕拍絲，連綿不斷。固然要又快又狠，但却不能一味貪快。」

論輩份他們是孟華的師叔，但此時孟華反而像是他的師父來教他們。但見孟華口講指劃，以指代劍，一個人施展變化極為繁複的連環奪命劍法，每出一招，大石大松二人都是覺得對方正在刺向自己的要害，登時逼得他們透不過氣來，那裏還能反唇相稽？

「我這一招要用金針度割，你們趕快用分花拂柳化解！」孟華喝道。